



文中子
七八九

13
74
3



明口 13
號 74
卷 3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

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巳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烏夷之呼如詭罵焉楚公作

難賈瓊去之楚難註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

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

以無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

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彦博退

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主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

謂當作



文中子 卷第七

皇矣篇云不識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有一

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雅

其周之衰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幽其樂而不淫乎吳季札聘魯觀周

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周

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

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

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

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

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

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改怨貳亦由先

王盛德使然文中子幽鳥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

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詩爾

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

必知樂此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賈瓊曰

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中子曰元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君子以

惠而下否矣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

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諡大皇帝蜀主

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諡皇帝蜀相諸

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

漢相實漢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

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

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董常曰

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

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

國有元魏故帝魏矣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

即吾君也必君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建

堂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

民謂之何哉何為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

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

然元經尚以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

武帝名存而實去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

矣故曰非中國聞有善政之命未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

雖寔去尚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

追懷之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

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

本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預國

文中子

政此累薦肅肅制典典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

章律令故曰達矣王為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九年

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十年琅

建業中國衣冠而卒不貴貴猶無人也元明成三帝

冠往依焉王道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

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

劉裕興焉是無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

多賢人使然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

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及其

士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宋齊梁

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

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梁亡言

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

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

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

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

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

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

更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

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

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

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

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

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

銅川子之

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主

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

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血

來杜篇云匪載匪

不至而多為血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

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所以

國皆亡也

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稱也

末謂未

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

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

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制發

臺閣上之分孝悌間里下之分是也

薛收問仁

於君

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誌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

子曰五常之始也

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惻隱問性善長在孟子四端為惻隱

子曰五常之本也

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

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

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殫也

責賈瓊不

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或力不足者

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

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

有此篇名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

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

之事蓋明齊魏用齊篡國君子振鳳翽而去之穆

公所以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

來魏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

嘗警暇天行健君子自強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

也子自謂我勸道亦勞也然後温大雅問如之何

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

情若周公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

利害不動若孟軻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

齟齬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子曰降

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

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貧矣若漢之張

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太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

謂不亂

衡自謂淫文
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

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
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門
唐置陝州

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
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賈

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答以家人
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

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
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周吾將正太人以取吉

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
正大人吉

象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
遇時

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
道掃地而求

更新是人
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是天下之道參焉孔

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
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
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

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其憂未可與其

樂吾未見可與其憂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

也事初則與民同患此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

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樂矣

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

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

業大

可推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鞶用黃牛之革象曰

不可以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

下之時也

關氏易傳曰乾坤止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

之六時而已

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

爻効趨時有六動

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一卦一時之動適收曰時則吉失時則凶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

過也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

程元薛收見子

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

續不敢始也

殆怠

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詩云

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

與立也動而董常之喪子赴洛

常死在洛

道於沔池

有沔池縣唐置穀州

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

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而易而竟未獲

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

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

人餐千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

不可絕之接之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

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

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

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子曰

我未見謙而有怨尤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然

之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三極

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

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

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

何力於我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天

下無道聖人彰焉辨不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

一無跡庸非藏乎及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

世謂中也

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

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太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

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如有用我者當

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

處於泰山矣

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

在其下可以立

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

冲虛也老

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

易不云乎易

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

杜

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

上註見

問賈誼之道

何如子曰群疑亡矣

易

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

或問楚

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元王子曰惠人也

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

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

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

欲酒王設禮待之是惠也

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

特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

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

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

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

最樂是

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强

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

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强讓之也故曰義

保終榮寵不亦宜矣

言四王皆善終

子曰婦人預

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

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

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

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

有惠智仁義

事而漢道危乎

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

大臣均權

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而晉

室隳矣

惠帝衷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墮

此非天也人謀不臧

咎矣夫

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

之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沉

逸

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字

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

子曰孰謂

齊文宣嘗而善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

而費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以

謂孝文明吾不

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各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

明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

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汗迹也求人謂不密吾

不信也皆言直以才自顯不知董常問古者明而

不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

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也曲而不佞者

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

而毅可乎常問子曰山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

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子遊馬

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登降信宿從

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逐得潛乎潛隱子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

仇仇仇誓誓也雖執留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我然不問我功力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箋云車度險會不為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

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必亡子曰書以

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行不可

樂以和德德不可若必春秋元經以舉往尼仲

之

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王

之蘊盡矣蘊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

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

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

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

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

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

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

教以行於天下亦足矣。喆陟則及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子曰吾黨

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

不欣噏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

據據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

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子問之曰薛方士知

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

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

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

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

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

是乎見權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

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

秋一國之書也周室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

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

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

為一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

不明謂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

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

經文體雖殊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

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

適乎為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

子曰斯謂皇之不極也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

大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

河運糧開永濟渠名御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

征遼征遼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

樂時極周孔子尚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極此說

我子敢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

書至在是王道之謂以為極至也

書也

久故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

敵也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張玄為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

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

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

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各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

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

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

孟子之辯排揚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

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問文中子辯知時也

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

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

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

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

格言 升卷外 集由作 函

而後說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

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

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

道可行矣天正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

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

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

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揚帝幸江都

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如有王者

出三千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斯已矣斯隋不

逆子之辯排楊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

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

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為謗譽所動靜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

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

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謂北山黃

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

格言
升卷外
集由作

格言
升卷外
集由作

而後說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

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

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

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及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

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

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

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楊帝幸江都

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如有王者

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斯已矣斯隋不

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

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

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太宗崩禮樂

已和然未子曰早婚少媢教人以偷偷薄妾勝無

數教人以亂言弃古禮是掌且貴賤有等妻妾勝

降之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子謁見

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薛收曰辯

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非與則言辯房玄

齡請習十二策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

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錫帝時參掌朝政唯議遣

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

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

罪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

冥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

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

時對賢良使後為公孫弘子曰吾不仕故成業

迷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不雜學故

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蠶也忿憾者仁之

螿也織悒者義之蠹也螿螿皆喻害物之蠶亡遇

都故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

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

我能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

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

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

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竇威曰仲尼言不

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子述婚禮在

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也子曰瓊爾無輕

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

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子曰古

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今則吾

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怨

不退之故不猶懼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

空谷詩小宛篇註云衰亂之世子讀說苑劉向撰

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子之韓城馮翊有自

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賈瓊程元

後從行關吏仇璋字伯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二

之吾視其頽頽如也重而不亢頽重之貌目燦如

也澈而不瞬澈清也口敦如也闕而不張敦厚

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與之行俯

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

言狀貌皆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

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程元

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

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

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

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

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吾將退

而求諸野矣野謂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多

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

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

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子聞之曰強哉

矯也瓊也明而毅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

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

人無專利必先無苟說所悅必無伐善不自無棄

人無畜憾不念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

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

者華篇註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小人先

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

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

力使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老聃曰

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仇璋問君子

之

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君言

子果有爭但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

爭為善而已經之以善誠之以性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故天

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

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

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

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

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不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

矣故曰無性此言殊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

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子曰火炎上而

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

人言君子如水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

也山固宜附地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是以君子思

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

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

說苑有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

進物義會謂理與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

曲以待其會情會合

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

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恬曰天下惡

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註景大

得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

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

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

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

樹也二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

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無柔克沉潛必

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

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

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叔恬再拜

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三言

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

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

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在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戰聚難
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
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微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

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子曰誠哉

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子曰召之在前命之

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

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

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

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

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易子而教易

也今亡矣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以霍光諸葛

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

仁矣日久不違子曰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

慮焉亦三月之義

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惟精惟一誕先登

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

于岸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欽羨常出曰慮不及

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

精思不及膚慮即道心焉能無咎咎謂貳焉能不

違不違繫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瓊曰始

冠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子十

五為人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

傲謂未嘗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瓊聞之

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道不在位語曰富與

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

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姚義曰嘗聞

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

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以制法從事而後

及也制事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故不

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

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

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

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

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

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則蕩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制不

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

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

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

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

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

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

其深乎若下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制法窮理是也宜其深乎宜

得六經之深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有亮少識必有大緩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

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

夏之類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

是也時專得小人窮達皆由時然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

之道則時塞有行非其道而

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吉凶命也有作

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

皆偶然然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

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

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續

經薛收姚義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

請對對之以道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

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入謂門人

曰五交二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

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杜如晦問政子曰推

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

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

雖太訐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

乎為政矣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文中子曰制

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志事

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褒貶不

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叔恬曰何謂

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

年號事不忍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歎歲歎則仁者側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而

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歎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

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

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

卿大夫士五者之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

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何哉

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澹朴散其可歸

乎歸復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

行言亦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

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

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

易澆淳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

文人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董常聞之謂

賈瓊曰孔孟云士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澹子

朴散之疑

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路分二三日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易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執至焉子曰董

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威而重常故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渾大雅或幾蓋

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或問陶元

亮潛字子曰故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

來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子

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忘大樂者必有

餘樂若顏回不改天之道也性與大道相子曰氣

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

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吾得之

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

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

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

也窮理者也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

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
也近則求諸已也已謂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
復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
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
半矣盥索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開天神人
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
義也古祇字示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
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收曰三者何先子曰
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

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
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子曰至哉乎問夫天
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
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思之
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子曰射
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
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
則有之矣時譏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

與一本
作乎

卷之九

曰七十字之服仲尼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中心悅而誠服也

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

並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

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元

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

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

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

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孟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君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

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若于祿棄道死而後已得

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

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詩不云乎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

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繼時之道當遠大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